

●
●
●
文藝叢書
●
●
●

價

聲

著 竹 瘦 陳

行 印 社 版 出 書 圖 民 國

價

聲

著 竹 瘦 陳

行 印 社 版 出 書 圖 民 國

月 三 年 三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價

聲

每冊實價國幣五元
(外埠郵費另加)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出版

著者 陳瘦竹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社址：重慶江北香國寺
任家花園廿六號

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

總發行所：重慶
五十

一看，對着長江皺了幾下眉頭，站起身來，戴起呢帽，提着手杖，向圍牆走去。他走到票房門口，大聲問道：『船中有人。』

『喂，今早上從滬縣開的船，要幾點鐘才到？』

『今天上下水都沒得消息。』那位賬房先生只顧打牌，有氣無力的拖長了聲音回

答。他多少年來每天老說着職業上的這幾個字，呆板冷淡，毫無半點人情味。那穿制服的
的中年人見他不理會，便將手杖用勁在船板上敲了幾下，幾乎發氣的說：

『我說的是差船！』

賬房先生轉過頭來，忽見那穿制服的中年人身上掛着一個圓形證章，不覺大吃一驚，連忙丟下牌來，雙手垂直，就像兩根細竹竿子一樣。他扭着嘴唇正待回答，他的下
家一個年輕的水手早已恭恭敬敬的陪笑說道：

『先生，這個沒得規定。比方說，從滬縣早開頭末早點擺，晚開頭末晚點擺。』

『放屁，這要你說！』那個穿制服的中年人喝道。『我問的是要幾個鐘頭。』

「是這樣的，先生，上水船早晨五點鐘從瀘縣開頭，走得快，十點鐘抵，走得慢，要到吃少午才抵得到。至於下水船的話，從這跟兒到瀘縣……」

「咄，你們這些傢伙說話……」那個穿制服的中年人搶着賬房先生的話而自己又似

不屑將話說完，便又敲了一下手杖，轉身走到圓船梢上向長江下游瞭望。

他這一下使得圓船上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那些等船的旅客和小販們都站在一邊很驚奇而又敬佩的望着他，甚至那些游水的小孩也都昂起頭來張望。四個打牌的人暫時歇手，面面相覷：直到那人重新走上岸到茶館裏去時，他們才繼續打牌，一邊竊竊私語。

賬房先生伸出手來，將那細竹榻似的繩管擰上去，用力打了一張牌，很不服氣的咕嚕道：「這龜兒好大脾氣！我看見那個證章上寫的是啥子委員會……」

「管他啥子委員會，紙老虎嚇得倒人嗎？碰！」他的上家說着，倒倒了下來。……

「你說他是啥子委員會的嗎？那就對了。一定是他！聽說劉縣長還招待過他。」那

「來！喔！」賤房不覺肅然起敬，便向那人剛才站的地方望了一下。「他是那個？」說着，他吃了三鞭。員會，孫志和帶同人謝，軋！「聯的土案無家，軋」

「那一定是他。」年輕水手扯了牌，打了打，鬼臉說：「前幾天我聽見縣府衛兵何大鬼兒說的，那時候我正跟他在煙館吃香。」他說前幾天重慶哈子委員會，要名字我記不起來，曉得是哈子委員派了一個人來，姓馬，到這鬼兒找房子，前兩個月重慶不是炸得鬼哭，那個哈子委員會要搬到這鬼兒來躲飛機，這個姓馬的來事到縣府請劉縣長就請他吃酒，第一杯酒劉縣長還有李祿軍陪他出來看房子，幾聲謝謝就告別，一夥人不忍心，那鬼兒看他在那鬼兒一年，賬房先生曉得識得，上向是正不帶期望。

「對不對？」王翠蘭問。瑞芳：「水毛眼，要翻過來看。」瑞芳有人人在鏡中笑生的錯而自三父想
要箇中對乎本盡露莊。那城湖公的塘一，邊懶嬌原的額生，這客得有好多房子，說是給那
些辦去的人住的。我那些個以的厚，還在家裏做，想問給他，說是在立地，這書月呢？你說

怪不怪？這件事發生，當時晚間，今天因得官護公事，便就毫無忌諱而來表示憤慨之意。

「曲碰！」賬房先生隨即搶進一張白板，翻出笑臉，即原諒道：

「那有這種事情！你聽錯了，一定六塊錢一年啊。」雙手，轉着上牢即長干，雙翅

翅「不得，硬是六塊錢一個月，你說怪不怪！這是周恕齋家的伙房老張說的，而且已

經付了四季房錢，三六十八塊。早曉得我把屋頭的三間房子粉飾一下裝個地板，房子

個他，不要多，十五塊錢一個月，那我就發大財了。你想十五塊錢可以做多少事情？要

買七八斗米，人家就算有十幾口也吃不完！那個年輕水手不勝感嘆。聲音。翻然其

會，他們這些人有的是錢，不在乎！」另一水手一邊細心研究他的牌，一邊隨口說。

「那末他們今天就要攞了？」賬房先生很遲疑的剛說完這句話，忽聽得中聲尖銳的

汽笛遠遠傳來，他們頭上好像着了一棒似的不覺一驚，將牌推亂，隨即站起身來，輕輕

喘了口氣。聲音編織：

這一聲汽笛，好像石塊投在平靜的水裏似的立刻引起波瀾。那幾個趕上水艙的旅客

馬上提起鋪蓋什物，爭先跳上駟馬，四下馬房先生，走過來，向他價搖擺着那細竹桿似的手臂？

青角魚不是的謝萍鰲！不搭客！謝萍鰲不覺一驚，張執事隨手翻袖試其衣袋，彈彈

「當時那中年輕水手早已跑到湖灘去拿筭箕去招捕穿制服的年輕人。那中年人並不迴會，自顧大踏步奔出圍牆來，又較船上的旅客早被趕走。除一個水手提了筭，另外一個拿着冒簍，又恭候那中年輕水手。這時圍牆中人趕來趕去，有些是挑夫，有些是看客。雖然還沒見有到牆邊的影子，但那位團員元帥早已在人堆裏叫來喝去，叫大家讓開一條路來。其實這時不待囑罵元帥寒心，元帥已在湖灘上疾躍極高的人們早已紛紛退避，原來正有一隻後腦上頂着黑色烏呢帽，套着藍灰色絨制袍，胸襟裏露出金線，白草鞋，長的矮小個兒，走來走去的。他走上圍牆，只見那位上高大的中年人，便顧不得脫帽，垂下雙手，彎着上半個身子，雙膝一曲，屁股往後坐，手裏下圍牆着肩，兩臂發出笑臉，喘氣說道：

答不端爲幹事先生，我們劉縣長今天因爲有點公事，特地委派兄弟前來表示歡迎之意。

聲

價

小

通都大邑，所以上下水輪船向例停在江心，只用駁船接送，從不直靠圍船。當地不出這門的人，每以輪船可望而不可即引爲大憾事，然而沒有辦法。這番聽說要靠圍船，又驚又喜，大出意外，所以人們互相奔告，不一刻工夫，圍船上跳板上沙灘上幾乎擠得水洩不通，像是看把戲的一樣。賬房先生被擠在票房門口，一邊伸長頸子很好奇地望那漸近的輪船，一邊叫喊大家讓開。然而大家並不聽話，直到船裏很煩躁的轉頭向大家瞪了一眼，用勁敲着手杖，再加兩聲長大聲喝罵，水手們手推脚踢，衆人才慌忙退回岸上。水手橫衝直撞，偏巧碰着李太太的長袍皮裙，老頭子跟瘋子老太太的脚，煙管發傷，了赤裸的胸膛，叫罵，喊痛和吵鬧的聲音變成一片苦之至。衆門隱隱具張骨張，其門顯顯。這時輪船已駛至附近江心，叫了兩聲，擡了個頭，直向圍船靠來。輪船梢上堆滿了大批箱籠行李，早有許多人站在船邊上對馬幹事歡呼；而馬幹事則一面揮着手杖作答，一面用手做着揚聲筒湊在嘴裏儘氣力叫道：『真不尋常。』

『請大家先空身下來集中，行李回頭再搬。』

等到輪船靠穩團船之後，大家果然照他所說，一個個先提著隨身什物走上岸去。這班行人進家鄉在內，約有一百多個，其中男的或穿制服或穿西裝或穿白襯衫黃短褲，衣服整齊，而女的打扮得更加漂亮，光彩奪目。當地人們最感興趣，都為看輪船而來，現在却圍着這些人，指手劃腳竊竊私語，但是等到這些人轉臉回看他們時，便又攔子一縮躲開去了。這班人竟敢去勾引了。一個避着又拿着一個避着，去交分限的圖畫。

正當馬幹事跑來跑去忙着照料時，劉縣長的代表馮科長却被撇在一邊，暫時只得和賤房先生站在一起，等到這些新來的人中間偶而有人注意到他時，便連忙裝出笑臉灣着半個身子，結結巴巴的說：「歡迎，歡迎，歡迎。」這班人竟敢去勾引了。一個避着又拿着一個避着，去交分限的圖畫。

一路辛苦呀！兄弟今天代表劉縣長歡迎貴委員會光臨敝邑……他正說間，原先優而看他一眼的人早已走過去了，於是他只得再等下一次交際的機會。

馬幹事看見他的同事傅差不多都散了，而行李什物都由帶來的工友以及臨時雇的挑夫正在搬運，便走到人堆裏，一邊用手巾擦汗，一邊對大家說：「……」

「各位同事的宿舍，都已經分配好了。現在我把地址交給各位，請自己先搬去接洽吧。辦公處是在西街三聖宮，一打聽就知道的。」說着，他從口袋裏掏出許多紙條子來，先拿着一張，一邊向人堆裏找尋，一邊叫道：「密斯武王大成。」

其餘的人也都幫着叫，立刻就有一個站在旁邊領略當地風光的身穿淺灰色西裝手提小提琴匣子風流瀟灑的青年答應一聲，急忙跑來。馬幹事便將那張紙條給他，並且說着：「武王大成，你趕快來，人中間還有許多意思呢。」

「密斯武王大成，你趕快來，人中間還有許多意思呢。」武王大成，你趕快來，人中間還有許多意思呢。」武王大成，你趕快來，人中間還有許多意思呢。」

「密斯武王大成，你趕快來，人中間還有許多意思呢。」武王大成，你趕快來，人中間還有許多意思呢。」武王大成，你趕快來，人中間還有許多意思呢。」

「密斯武王大成，你趕快來，人中間還有許多意思呢。」武王大成，你趕快來，人中間還有許多意思呢。」武王大成，你趕快來，人中間還有許多意思呢。」

當時便有許多看客圍上來，有人認識周恕齋的，便將他家的左鄰右舍以及那所房子本身和附近的一些特徵形容一番，使得那幾個挑夫直點頭說是一定找得到，而王大成和李福鈞也彷彿曾經見過那所房子似的。講價的時候，挑夫們暗中擠眼睛，半天才有一個幾乎咬着牙齒很不自然的說：

『三角錢！』

說罷，他急忙轉過頭去，很狡猾又很得意的望着那些圍觀的看客。看

客們的臉上頓時現出驚異的神情，有的交頭接耳，有的呆望着王大成和李福鈞兩人。

『嘿，誰說這兒生活程度低！你看，還不是跟重慶差不多？』王大成又轉過頭來打着四川腔問那挑夫道：『有少沒得？三角錢一件行李太貴了。』

挑夫們聽着他的話，最初畏縮縮的直翻白眼，繼而有一個便笑道：

『不是的，老師。三角錢一担。』

王大成聽說，喜出望外，直向李福鈞點頭呷嘴，手脚都亂動起來，當即一口答應，叫他們從速裝起。那知挑夫們竟大起爭執，甚至有一個自願減至一角五分錢，最後還有

聲

價

幾個看客看得眼紅，自願再減至二角一担。倒是王大成和李福鈞看不過去，便出來勸解，將本來只消兩個挑夫便挑得盡的行季，分配給互相爭執的四個挑夫，說明海內都可以得到三角錢。那四個挑夫在欣喜之餘，便暗中向那眼紅的看客示意，趕快去接別的生意；原來旁邊又有幾個手執馬鞭事所發紙條，開始清行李雇挑夫了。

「好便宜呀，三角錢一担！」王大成跟着挑夫走時，惟恐他的同事上當，故意將每担價值告訴他們；然而因為他不自覺的露出得意之狀，却叫他的其餘同事沒有沾到像他那樣大的便宜，挑夫的市價已由三角漲到三角五分，由三角半而四角而四角五分了。

『三二』 備置，郵局，轉發，去，外，常，又，身，意，的，養，派，些，圖，的，管，客。各

這個縣城很小，只有兩條十字交叉的大街，站在十字街口，幾乎可以望見四個城門。街上雖排列着許多簡陋的店鋪，但主要買賣却全靠陰曆三六九趕場日子。每逢趕場，四圍二三十里以內的鄉下人都帶着各色土產進城，午時前後，無論大街小巷，幾乎

擠得水洩不通，尤其在茶館酒肆中，人聲鼎沸，難得留有空座。至於平常日子，却是異常冷靜：大戶人家男女，向例不在街上亂逛，只約了張家老爺李家奶奶在家打牌消遣，即便辦酒請客，家裏現成有會做一二十桌席的名廚，無需上那簡陋乾澀的小飯館去；各店舖都沒有什麼生意，店老闆便在賬桌上打瞌睡，讓那小夥計伏在櫃台上和對面店家的小夥計大擺龍門陣，或者懶洋洋的看街上黃狗和黑狗打架，街上偶爾也有叫賣花生或甜餅的走過，甚至乞丐曼聲唱着『殘菜臘飯，施給瞎子啣！』却使這種冷靜清閒之感，變得分外深遠了。然而倘使某一角落裏有了異樣的聲音，譬如鐘聲鐘聲，一聲怪叫或一陣大笑，就會驚動全城，使得在賬桌上打盹的店老闆從夢中驚醒，跳到櫃台前一邊擦眼睛打呵欠一邊東張西望，而那店夥計早已跨出櫃台，跑到十丈以外去了。有時街上有兩個人見面談幾句話，只要有第三個人偶然立定下來看着他們，往往頃刻之間便會聚起一大堆人，使得圍在核心的那兩個人連忙停了嘴睜着眼反面向四處張望。所以，當王大成和李福鈞跟着四個挑夫進城走向南街去時，沿途上有許多小孩嘻嘻哈哈的跟着，兩邊有許

多人排列着向他們行注目禮，而且前前後後總有切切促促的私語聲和驚嘆聲。原因不外是：怪的人，古怪的舉動，和那個人張牙舞爪和音調又向國歌進發。總之，當王大笑時

他們略一打聽，便到了目的地。周恕齋門前高掛着一盞八角門燈，雙扇黑漆大門虛掩着，走過三間敞廳，便是院子，左邊是灶房，右邊是廂房，正屋三間，當中一間客堂，左右兩排紅木案几椅子，靠壁有座神龕，前面放着一張方桌，上面掛着『鸞鳳和

鳴。黑地金字的橫匾。王大成第一個走到院子裏，想和房主先接洽，但是不見其人，只得憑空叫了一聲周恕齋先生。即著一羣家傭，遍尋數十日！一時對面解命館衙門之

「主人家不在屋頭。」左邊灶房裏有人沒要沒緊的圓答，「接着便有兩個中年男僕走將出來。他本來張開口預備說話，但是見了王大成等人以及圓捏行李，就不覺嚥了口氣也合不上，話也說不出了。王大成正擬向他打聽，他早就縮到灶房裏去了。」

王太勝正要追上，去問他，而秦福鈞却看見客堂裏出現了一個女僕，他便走過來，轉頭望，那婢不等他開口，女僕早已嚇回右邊房裏，直攔着像見了鬼，王太勝大氣，氣又好，嘆息是